

春秋集傳

春秋集傳卷之一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庭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葵伯

同邑戴 彭景筠

隱公

公名息姑魯惠公之長子也諡法不尸其位曰隱○左傳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

生隱公又取於宋曰仲子生桓公及惠公薨於是隱公立而奉之

己未

周平王四十九年

元年

卽位之始年也古者天子布正朔於天

各紀元

春王正月

正月者周正建子之月左傳曰王周正於國中春王正月是也繫之王者正朔頒自王朝而諸

公

侯奉之公羊傳曰大一統也子月而冠以春者子月而一
陽生則天地生物之心已於是見故自可謂之春又首時
以紀事舊史之常而一歲首尾不可以再冬是以直謂之
春王正月也冠春於王天子奉天也人君即位之始年當
書公即位而此不書者左傳曰攝也杜氏曰假攝君政不
修即位之禮也胡傳曰內不承命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
子故仲尼削之也時月以紀事無事而亦必書時月者備
四時以成歲天之道也○按隱公惠之長子而書時月者
聲子所生則隱公所宜立者也禮國君不再娶仲子為夫
為夫人而仲子之亦安得為太子乎惠公以仲子為夫
人而欲立其少子非正也隱公探父志而欲成之將以勝
奉桓故攝而不修即位之禮過矣故穀梁傳曰先君既勝
其邪心而以與隱者已探先君之志而遂以與桓是
成父之惡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矣蹈道則未也三
月公及邾儀父盟於蔑臣魯君也魯侯爵而稱公者國內
也左傳曰未王命故不書爵胡傳曰王朝大夫及列國之
命大夫及諸侯之兄弟中國之附庸皆例稱字其常也
魯地凡書及者內所志也左傳曰公攝位而求好於邾故
為蔑之盟然公首及邾盟而七年遂有伐邾之舉則比事

以觀而刑牲插血要質鬼夏五月鄭伯克段於鄆鄆音偃
神莊公寤生也左傳曰克段莊公弟也鄆地名今河南汝
甯府鄆陵縣也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
及公叔段公莊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
號叔死焉他邑惟命請京使居之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
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避
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毋使滋蔓蔓難圖
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公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太叔命西鄙北
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太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
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太叔完聚
膳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
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太叔段入於鄆公伐諸
鄆五月辛丑太叔出奔共段不弟故不言奔難之也愚按段
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愚按段
恃母愛而志於奪適莊公以慰母而縱弟之惡以誅弟而
快其心春秋書此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蓋交惡之辭也

賜音烜其名也。以鳳反。○天王天子之尊，稱此平王也。宰音烜，故名。卿音烜，死其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人道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以天王之尊，下賜諸侯之妾。人道之卿，經拂矣。六卿與其謀而掌其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大經拂矣。六卿與其謀而掌其事，而承命以賜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庶之分，故特貶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按有宋孫明復云：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妾僖公，成風卻不稱夫人，義同朱子曰：惠公仲子恐是惠公成風之妾僖公，成風卻不稱夫人，義同朱子曰：惠公不必如孫明復之說。又曰：左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公左傳惠氏豫凶事之說，亦有此理。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公左傳惠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公左傳惠也。胡傳曰：內稱及外，稱人皆敵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會盟，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也。林氏曰：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王命也。胡傳曰：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於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來朝。公子益師卒。胡傳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公子益師卒。胡傳也。

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程子以爲
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侯國大夫皆命於天
子卿卒必書春秋貴大臣之意

申展

平王五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蓋徐州之戎潛魯地戎
號舉外之也會戎脩舊

好也以公而會戎議之也公羊傳

夏五月莒人入向莒子

娶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按稱莒
人者四裔小國微之也弗地曰入言造其國都也諸侯專
兵以陵小弱而入其無駭帥師入極無駭魯大夫不氏未
國都書之著其悖也無駭帥師入極賜族也帥師舉大眾
也以大夫而舉大眾入人之國諸侯相伐大夫秋八月庚
專兵陵弱暴小天下無天王矣春秋所以作也秋八月庚

辰公及戎盟于唐

唐魯地先是會戎於潛戎請盟公弗許
此乃復與之盟書及內爲主也前不許

而今又及之盟汲汲然恐失

九月紀履緌來逆女履緌左

繡綸音須○履緌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也嫁於

紀大夫逆迎也

紀婦人謂嫁曰歸

穀梁傳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紀侯使履緌逆婦而經不書使不與其使大夫也公羊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不親迎也女曷爲或稱女或稱婦或紀子伯莒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曰伯左氏經作帛○密莒地今山東高密縣胡氏伯爵者與焉而不可考矣杜氏曰子帛履緌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於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故傳曰魯故也此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林稱字以嘉之也恐未必是

公娶之則惠公以仲子爲夫人舊矣是以隱公成其喪而曰子氏仲子也按仲子生而有文在手曰爲魯夫人而惠以夫人之稱赴於諸侯爲臣子者又安得不夫人之史册仍之不能改也然諸侯不再娶禮無二嫡娶仲子而夫人之非禮也前歸贈則曰仲子後考官則曰仲子嫌於嫡夫人孟子故曰仲子者著其實也既成其爲夫人之喪矣而不書葬者終殺於夫人故也此以夫人書著惠公隱公之失也又穀梁氏胡氏皆以此爲隱公之妻未知果否朱子曰夫人子氏鄭人伐衛爲之伐鄭取廩延故鄭人伐衛討

公孫滑之亂也聲罪致討曰伐胡傳曰征伐天子之大權
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於脩怨乎不書
戰者程子以爲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者皆可通矣

辛酉平王五十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日月薄蝕有

必書者一以考歷法之疏密一以示人君謹天戒也日有

食推之者不知誰何之辭非真食而如有食之也釋例以長

日不書朔史失之也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崩桓王立左

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

胡傳曰春秋歷十有二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

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赴告雖及魯不赴

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爲

天王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赴

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愚按周

欲諸侯之速至而遠日以赴而諸侯卒有不至者侯國之

無君如此而王室四月辛卯尹氏卒尹左氏經作君○公

之不王亦可見矣

氏爲周大夫魯主之故書於魯譏世卿也胡傳曰尹氏世
執朝權爲周亂階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楚皆以氏
書志世卿非禮爲後世鑒也書周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書
魯李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左傳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
於諸侯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二說未知孰是宜姑闕之
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按二說未知孰是宜姑闕之

秋武氏子來求賻賻音附○穀梁傳曰未畢喪孤未爵未
曰賻歸生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
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
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胡傳曰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
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愚按天王崩而魯不
奔喪亦不使大夫往會賻賻皆不至以至於八月庚辰宋公
王室下求則息姑之不臣於此亦可見矣

和卒穆公卒殤公立胡傳曰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
相朝蓋王事相從而不削古者諸侯之邦交間問殷聘而世
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王哭諸侯則告終易代則有弔恤
司服爲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
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而不削而交鄰國

待諸侯之義見矣而或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則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杜氏曰稱卒者略外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齊侯僖公以別內也

門齊地此外諸侯特相盟之始林氏曰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凡春秋之始終齊鄭爲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公羊傳曰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及時而或葬也胡傳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有存或削諸侯五月而葬所以睦鄰國也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豕人授之兆爲之躡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豕人授之兆爲之躡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而或葬而或日或不日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義卒而或葬或不葬何有怠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

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
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曰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
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
經不書葬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之西門者矣而
罪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愚按卒則

戊申桓王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傳曰言伐言取

所惡也諸侯相伐取邑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胡傳曰取
者收奪之名特書曰取以著其惡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
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以著其惡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
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
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按左氏初
曰取正其本之意也又取於陳曰厲嬖生孝伯早卒其
於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取於陳曰厲嬖生孝伯早卒其
娣戴嬖生桓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碣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矜者鮮矣且夫
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
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
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毋乃不可乎公
弗聽及是年春州吁弑桓公而自立愚按斥言州吁罪之不
專在州吁也不書公子絕其族也所以戒天下人君之不
敬其妻子而寵庶孽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地遇者不
以遺宗社子孫亂者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地遇者不
左傳曰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
告亂夏公及宋公遇於清蓋殺其禮也及內志也宋公
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宋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怨
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
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
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
其東門五日是陳蔡而還按州吁未能和民非宋公之寵安能伐
鄭陳蔡雖好衛而無惡於鄭也非宋公爲衛主又何必伐
鄭故陳蔡衛之伐鄭若曰爲宋伐鄭也擊鼓之怨可知矣
夫宋穆公逐馮而致國於殤馮旣出矣殤公何不思先君
不私其子之德而以馮故與鄭讐也忘德而讐其子且助

弑君之賊以虐用其民故宋公首惡焉陳桓公不思衛桓
爲陳出而見弑於州吁而反助州吁以伐無罪故宋陳桓
其君而書爵以深著其罪也蔡書人滅其君之罪辭也衛
人不爲州吁用而挾於宋陳故衛居其後不與州吁以得
用其人也至若州吁弑君之罪則直書而義已明而宋陳
蔡黨惡之罪則亦不待言而可見矣○林氏曰此諸侯會
伐之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一黨也魯宋
陳蔡衛一黨也自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矣秋
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左傳諸侯復伐鄭宋公
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
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之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夫
公以眾仲之言而知州吁之不可與故不許正也而翬爲
之請是陷君於惡也及請之弗許則固請而行目無君矣
蓋翬有黨惡之志與州吁共臭味焉而玩君權也而隱不
能制翬且假之權焉隱亦不君矣故翬不稱公子絕之也
侯也而再序之者罪累魯也且著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其亟脩怨而固黨惡以深惡之也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左傳州吁未能和其民石厚問定君於石碛碛曰王親爲
可曰何以得觀曰陳侯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

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
老父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卽圖之陳人
執州吁而請蒞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碏
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於陳書人者眾辭州吁未能和
民是舉衛國之人皆欲誅州吁也石碏爲國人誅之因眾
志也陳人執州吁矣而不書者不與陳以討賊之義也前
此黨於州吁矣使非石碏言陳無討州吁志也濮衛地也
州吁不得民而諸侯助之諸侯不能承王命以討而衛人
自討之罪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人迎晉公子桓公弟也衛
諸侯也爲宣公書人者眾辭也立擅辭也胡傳曰晉雖諸侯之子
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眾謂宜立而遂自立
焉可乎晉不稱公子絕之以著專有其國之非也未
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癸亥二年五年春公觀魚于棠觀左氏經作矢○棠魯地今
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
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是故春蒐
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
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天
昏火長專

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早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於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朱子曰據傳夏四月葬衛桓公胡傳曰衛亂是以漢武親射江中蛟之類也月葬衛桓公胡傳曰桓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諡耳秋衛師入郕傳曰稱師紀其用眾書入郕故衛師入郕胡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至是而別廟成也仲子卒於二年十二月所赴以見公志也此復稱仲子者因立宮著其實也公羊傳曰桓未君曷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穀梁傳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於子祭於孫止胡傳曰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宮以祀之非禮也因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存不稱號歿不稱諡單舉字姓者妾也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曰佾而曰羽者佾于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于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魯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以祀周公其後羣公廟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

羣輶而降用六佾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簪也先是公
訪於眾仲眾仲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邾人鄭人伐宋左傳
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邾人鄭人伐宋宋人
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
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邾小國而先鄭者
邾主兵也前此州吁主兵而螟蟲害稼也食心曰螟食葉
先宋者特筆以深罪宋也螟曰臘食根曰蠹食節曰蟊
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春冬十有一月辛巳公子彊卒
秋書螟紀災變重民本也
彊苦侯反○彊僖伯名左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
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書曰見恩禮之厚也林氏
曰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宋人伐鄭圍長葛長葛鄭邑環
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也宋人伐鄭圍長葛其城邑曰圍
此報入邾之役也穀梁傳曰伐國不言圍邑言圍者久之
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以冬圍之至明年秋而
取之久矣
甲子桓王六年春鄭人來輸平而左氏經作渝○輸變也和
子三年

也與鄭人戰於狐壤止焉元年及宋人盟於宿四年遇於清又會伐鄭是魯宋共讐鄭也及五年邾鄭伐宋入郕宋人使來告命使者失辭公怒止不救宋鄭人知公之有間於宋也故來求平焉曰輸平者一以見鄭人之狡而前盟之不足恃一以見公之苟利而無恆信也朱子曰渝平謂變渝舊盟以從新好也公穀作輸平胡文定謂以物而求平也恐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艾齊地齊與鄭好未必然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鄭既渝平於魯魯因是而始秋七月杜氏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平於齊也秋七月杜氏曰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月非秋十月非冬然王正而春矣此無事而書秋七月桓之元年書冬十月九年書夏四月者蓋以見凡春秋之非必建寅夏之非必建巳秋之非必建申冬之非必建亥而先時而命之時此固春秋首時之例也要之則時非正也此卽孔子所以寓冬宋人取長葛左傳秋宋人取長葛杜氏夏時之志與冬宋人取長葛日秋取冬乃告也上言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按取者不當取也圍期年而取之宋人之暴可見矣

莊乙

四年

七年

春

王三月

叔姬歸于紀

者諸侯一娶九女二

叔姬伯姬之娣也古

者諸侯一娶九女二

叔姬伯姬之娣也古

者諸侯一娶九女二

叔姬伯姬之娣也古

國媵之皆有姪娣有年未及十四者則姑備名數而待年
於國及年而後歸之叔姪待年於魯至是而始歸也媵年
微者而何以書有後之歸鄭故於此書媵侯卒左傳曰不
之以著其始也蘇氏曰書叔姪賢之也媵侯卒左傳曰不
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乎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
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胡傳曰媵侯書卒何以不葬怠
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媵侯宿男之類是已卒夏城中
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中巨魯地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春秋凡用民必書其
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爲重
事也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齊侯使其弟年來
城中巨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聘左傳曰結艾之盟也胡傳曰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
恭之誼年者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
弟施及其子猶與嫡齊而襄公緇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
人於年來聘特書曰弟焉鄭語來盟黑肩帥師皆罪其私
也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盜殺衛侯而釋兄不
念天顯也秦鍼宋辰秋公伐邾左傳宋及鄭平盟於宿公
之出則皆責其薄也秋公伐邾伐邾爲宋討也蓋自鄭來

淪平而公絕宋好已背元年之盟矣及宋與鄭平公又懼
失宋故爲朱伐邾以報入邾之役也以是求宋未矣况蔑
之盟何在乎凡此類比
事以觀不待貶絕矣
楚丘以歸者凡畿內之國伯爵周卿士也戎西戎之居中國
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杜氏曰
戎鳴金鼓以伐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於楚丘以歸杜氏曰
無眾非戰陣也言以歸非執也胡傳曰於楚丘者罪衛不
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楚丘者罪衛不
王命爲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
君父也爲狄所滅有由然矣愚按魯息姑攝君七年矣王
喪不奔不遣一介以鎮撫王室而天王猶殷然下
聘以致凡伯見伐於戎則王之不天也亦已甚矣
丙桓王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衛地左傳齊侯將平
黃五年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
請於衛請先相見衛
侯許之故遇於犬丘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祊音崩○宛
氏未賜族也祊地名在泰山旁昔宣王賜鄭以祊爲湯沐
之邑以待天子之巡守而助祭泰山者也成王賜魯以許

田爲朝宿之邑魯人因立周公別廟焉祊近魯許田近鄭
鄭以天子不復能巡守而欲以祊易許田各從其國之所
近也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庚寅我
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
入祊我魯自我也胡傳曰鄭欲以祊易許田前此以言請
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
乃時巡諸侯各朝於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
侯皆有之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
宿之地如皆有焉盡天子之郊不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
伯母弟懿親故特賜之祊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盡泰山
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魯許田鄭各以近相易何以不
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守矣用
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言
我入祊者祊非我有也入者不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父音甫○宣公辛亥宿男卒蔡未同盟而書名惠有舊盟
卒桓公封人立辛亥宿男卒也宿同盟而不書名失之也
未通而書名者赴以名也天子崩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
不名諸侯卒則名之尊卑之別也

衛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左傳齊人卒平宋衛於鄭秋會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

也林氏曰有參盟而後有主盟蓋侯國參盟非王室之幸

矣故謹之也八月葬蔡宣公三月而九月辛卯公及莒

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浮來紀邑及莒盟浮來成盟密之

公及人盟不可言公及大夫螟爲災也左傳曰冬十有二

月無駭卒不日恩意薄也左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

之氏諸侯以字爲諡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

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按陸氏及朱子說則左傳謚字當

作氏無駭公子展之孫以王父字爲氏也胡傳曰諸侯之

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其孫則稱公孫之類是也與異姓之

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氏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

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氏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

置卿必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其後官人

以世無不賜之族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

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此由也

丁卯桓王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南氏季字天子大夫也

聘有常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愬故亦有時聘問之

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未嘗朝聘天子如隱公者貶爵削地

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可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廷

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

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服者一贈

葬者四則問於他邦者又可知矣王之政事安得不征伐安

得不自諸侯出乎諸侯之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

出乎其原皆自天王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

已焉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左傳曰癸酉大雨

霖以震書始也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凡雨自三

日以往爲霖平地尺爲大雪胡傳曰周三月夏之正月也

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陰氣縱也人爲感之

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應而應事挾卒挾公穀皆

具存矣按如左傳則震電上當有霖字挾卒作挾○挾

魯大夫不夏城郎魯地公背宋而黨鄭故城郎以備宋氏未賜族夏城郎左傳曰書不時也胡傳曰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邑無百雉之城制也魯嘗城費城邠其後復墮焉則非制矣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時也隱公城中丘城邠而皆以夏則非時矣城不踰制役不違時又當分財用平版餘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基址揣厚薄飭溝洫具餼糗度有司量功命日不愆於素然後爲之可也况失其時制妄興大作無愛養斯民之秋七月月備時也冬公會齊侯于防意者其罪之輕重見矣防地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來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於防謀伐宋也胡傳曰以王命討宋而聽征討之禁於王都雖召陵之舉不及是矣始則私相會爲謀於防中則私相盟爲師期於鄧終則乘敗人而深爲利以取二邑歸之己奉王命討不庭者果如是乎經之書會書伐書取不異其文者以此愚按鄭之謀宋報私怨也而託之王命焉經不異其文奪其狡也不與以託之王也

戊桓王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左傳癸丑盟於鄆爲

期夏師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胡傳曰翬不氏先期也始

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不待鍾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之變知其有無君之心矣齊鄭後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師未陣也辛未取郕辛巳取防

郕防宋二邑左傳庚午鄭師入郕辛未歸於我庚辰鄭師

入防辛巳歸於我林氏曰鄭取二邑雖承王命且不可兄非王

詐戰以敗人之師而取其二邑雖承王命且不可兄非王

命乎然直書取而不諱秋宋人衛人入鄭而假王命以與

者齊鄭實分惡焉故也秋宋人衛人入鄭而假王命以與

師鄭誠罪也然宋果有不王之罪則亦自反焉可矣而連

與國以入鄭衛人黨之是無王也不言伐無辭可執也書

入鄭著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戴音載○左傳

其暴也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不會王師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八月王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

宋衛既入鄭罪矣復遷師於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按宋
衛入鄭罪矣復遷師於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按宋
懲乎鄭伯以機詐覆人之師書取甚鄭伯也凡此冬十月
類爭奪相殺方命虐民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
壬午齊人鄭人入郕宋本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春
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
耳此說據經爲合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
鄭大國於討郕何難哉

己巳

桓王十有一年千寶曰十盈則更始春滕侯薛侯來朝

胡傳曰周禮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其爲禮
亦節矣周衰禮廢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強弱之視以
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且列
國於天子述職闕如而自相朝聘可乎凡書朝聘所以示
譏也滕薛二君不特言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夏公會鄭
不族見諸侯偃然受之而不辭隱公之志荒矣夏公會鄭
伯于時來傳謀伐許也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會者外爲主則主伐許者鄭伯也及者內爲主其以公及
何哉汲汲於此齊鄭以爲功則公志也觀前此獨敗宋師
而可見矣入卿入許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左傳羽父請
皆著其暴非王討也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
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
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
人戰於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
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於社圖館
於爲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爲氏立桓公而討爲氏有
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按隱公之立曰爲桓立也然於今
十一年矣而猶曰吾將老老於何日乎輩以殺桓求太宰
隱誠欲讓桓則曷不誅輩也隱固不必讓而好名爲讓好
名爲讓而實不能讓身死名墮夫誠可鑒也然經不書弑
爲內諱也不曰薨於爲氏不忍言也不地不葬弑可知矣
既諱而又使人知其弑何所云爲內諱乎爲公諱也不爲
輩諱也諱之云者不忍明言耳非可揜也內大夫諱也不書
卒知罪之在輩也夫

春秋集傳卷之一終

春秋集傳卷之二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陔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桓公

公名軌又名允惠公之妾仲子所生隱公庶弟也弑君自立謚法闢土服遠曰桓

庚午桓王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穀梁傳曰桓無王其曰王

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按正必繫之王常道也獨於此而曰治桓者以三年以後之不書王正可知也二年亦書王正治宋也桓心無王而遂於惡不王者其

心也書王正若曰王固儼然在耳翬實弑隱而曰桓者翬
之弑爲桓弑也翬不當譖隱於桓乎桓不弑君則何不白
翬之譖於隱而誅之天子不然又何不討翬而後卽位也桓
弑而經何不直誅之天子諱之故諱之也諱而不能終諱
在於世者固不得而誅之天子諱之故諱之也諱而不能終
臨羣臣修卽位之禮據處隱以因而書之不削也桓自託於
先君之嫡嗣而以攝據處隱以因而書之不削也桓自託於
何爲不削不削卽位所以攝據處隱以因而書之不削也桓
誅翬而何以卽位其弑而自立可知矣此諱而不能爲諱
也胡傳曰非其有而居之曰攝推所有與人者也豈曰讓隱當
嗣世其欲授桓所謂推己所有以與人者也豈曰讓隱當
乎以其實讓而桓乃弑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鄭伯
之春秋所以深惡桓也三月公會鄭伯于垂垂衛地鄭伯
田也公會鄭伯賴寵以固位也桓方弑立而鄭首鄭伯以
與會焉惟利之圖忘其爲賊也罪與於同爲賊矣鄭伯以
璧假許田諱穀梁傳曰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
胡傳曰許田所以易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
故也湯沐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

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觀之禮矣是有無親夏

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及內志也桓汲汲於成非

欲成前此之信也結鄭以秋大水平原出水爲大水冬十

月備時

辛未桓王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

孔父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公

君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太宰因民

之不堪命而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弑公乃召

莊公於鄭而立之公羊傳曰督將弑公孔父生而存則

殤公不得而弑於是先攻孔父之家公趨救之皆死焉孔

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君者孔父可謂

義形於色矣按督之弑君其惡著矣書王正言有王法也

其以及孔父者督欲弑君故殺孔父是殺孔父者以弑君

故及之也孔父書大夫以徇君子之也其書名者則劉氏
所謂既名其君於上則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
之大滕子來朝滕侯而稱子自貶以子也沙隨程氏曰春
節也滕子來朝秋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
隨其爵之崇卑滕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降
以子禮見也滕自貶以子則從而書以子其何以見班爵之
實乎然滕既自貶以子則不得而書以子此其實之相副
也杞侯而書杞伯又書杞子吳伯而書吳子以其用夷禮
也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此名實之權衡也然滕親侯也
事大不違悉索敝賦猶不免於自貶則天下無王故也春
秋之志傷矣又按滕侯稱子先儒以爲時王所黜胡傳以
爲朝桓弑君之賊故夫子貶之然終春秋之世滕不復侯
且鄭首會桓而鄭不貶伯胡傳未是也朱子曰沙隨侯之
說最好觀平丘之會子產爭承曰鄭伯男也而從公侯之
貢云云是二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稷宋
可知矣傳曰爲賂故立華氏以郕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
相宋公夫華督弑君而諸侯會立華氏特書成宋亂罪諸
侯也蓋以無君訓矣魯桓成督之弑君其臭味也於桓何
責焉書會稷者外爲主則深罪諸侯也不書立華氏者立

華氏則所誅若專在督成宋亂則宋馮與焉也馮卽可立而不誅督以賂立之故馮與於亂也然則諸侯書爵何也書爵非予之也曰人則疑於權力之不足而罪輕曰侯曰伯則有請天王誅亂賊之權力而反以成之故書爵正所以深惡之也朱子曰程子所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皆是直著誅貶處按杜氏訓成爲平愚謂凡求平渝平之平可與成通而成宋亂之成不可與平通以爲平宋亂則是隱諸侯之惡也故必以朱子之說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納於大廟郕音告大音爲正桓內弑其君外成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

春秋左傳

卷之二 桓公

三

道是以周公爲弗受也郕鼎者郕之所爲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爲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秋七月杞侯來朝公穀程胡皆以杞爲紀蓋以杞爲伯爵而此侯也然按之下書入杞明年會杞皆不聞作紀則此實杞侯也杞夏

之也後三恪之封必非伯爵其後稱伯蓋自蔡侯鄭伯會于

鄧也後又稱子用夷禮也此爲杞侯無疑蔡侯鄭伯會于

鄧傳曰始懼楚也九月入杞入杞討不敬也按不稱主帥

微之也入者不順之辭暴也已則不德而責人之不敬公
杞不堪大國之命矣於後來朝於莊乃自貶以伯矣公
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也左傳曰公及戎盟于唐修舊好
行告於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
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杜氏曰凡公
行還不書至者皆不告廟也按盟戎醜也桓以固位也書
至自唐非與其以禮也告至常禮而此亦周公之羞也桓
申桓王十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公贏齊地胡傳曰桓
書王有以爲周不頒歷者昭公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豈
暇頒歷而經皆書王非不頒歷明矣又以此爲闕文也安
得一公之內凡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明矣然則云
何桓公弑君自立至是三年而諸侯之喪事畢矣是入見
受命天子之時也而王朝司馬不施殘執之刑鄰國大夫
不聞沐浴之請魯之臣子反面事讎曾不之恥使亂臣賊
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亂矣故自是而後不書
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愚按元年二
年書王望之也以爲是有王也三年以後不書王悲之也
以爲竟無王也會於贏者左傳曰成昏於齊也杜氏曰公

不山媒始自與齊會而咸昏焉非禮也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蒲衛地左傳曰不盟也公

荀子曰春秋善胥命按此則春秋時起胥命之文乃與之

命於是始又劉氏說同林氏朱子以爲說亦有理此未詳

姑闕之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郕左傳曰杞求成也秋七月壬

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傳曰既盡也言日言朔食正朔也

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日不言朔食

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愚按或不言朔或有虧傷之處

不言日或者史失之今難考矣姑備一說耳公子翬如

齊逆女

胡傳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或迎於其國或迎

侯使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又按翬稱

公子者左傳謂脩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愚意稱公子翬也

使翬逆女於弒桓弒之也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

左傳曰

季公

恒公

一

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謹魯地也杜公會齊氏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於魯故不稱夫人公會齊侯于謹夫人姜氏至自齊胡傳曰昏禮必親迎則授受明越境而送其女者以翟往逆則既輕矣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於謹是公之行其重在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於齊者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敵笱之刺兆矣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左傳曰致夫人也書有年恒有年宣大有年者二公獲罪弟義見隱公七年有年恒有年宣大有年者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則是反常也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

癸亥桓王十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狩也四時之獵皆仍也于郎譏遠也爲宗廟之事於農隙以講武此夏天王使常事不書而書狩于郎者遠地也以從禽也

宰渠伯糾來聘

胡傳曰宰官渠氏伯爵糾其名也王朝公卿書爵糾位六卿之長而書名貶也魯桓

賊弑君親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始而來聘冢宰

書名以見貶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譏其義備矣又按

左氏云父在故名杜氏曰伯糾名也未詳孰是○此年及

後七年不書秋冬亦不書秋冬首月蓋闕文也朱子曰桓

公有兩年無秋冬說者謂以喻時王不蓋闕文也朱子曰桓

能賞罰若如是孔子亦可謂大迂闊矣

甲戌三年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陳桓公卒左

於是時陳亂文公子佗殺太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

國分故再赴杜氏曰此未同盟而赴以名也慎疑審

事故從夏齊侯鄭伯如紀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

赴兩書夏齊侯鄭伯如紀左傳齊侯鄭伯朝於紀欲以襲

何以書紀人主魯故來告其事魯史承告故書於策夫子

存而不削者以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而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以著齊人滅紀之由也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仍叔周大

罪明紀侯去國之由也杜氏曰譏使童子出聘也正義謂伯

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名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

宰渠伯糾來聘

故繫之父又公穀二傳皆以爲父老來聘胡傳曰譏世官
非公選也未詳孰是然父老而使其子幼弱而使任官是
朝無人也卿使世官弱使代父是濫官也皆不可爲後世戒
矣至若魯桓不王而王室比年再聘則王之不王亦甚矣
葬陳桓公略不日城祝丘鄭將襲紀故城以備之秋蔡人衛
人陳人從王伐鄭左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
奔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中肩王亦能軍夜鄭伯葛蔡衛陳皆
王且問左右按鄭射王中肩王而王以諸侯討之猶敢抗衡以
戰射王中肩王此天下之大變也然王不稱諸侯者魯桓弑君
而聘問及之宋督弑君而王師不討是教諸侯以無君也
遑開鄭之不足朝哉此王之不王爲有以自致也侯以無君
而討鄭不足朝服鄭矣故王不稱天也以自致也侯以無君
而曰蔡陳衛從王者以惜王不以從順辭也曰王以蔡陳衛
之分也幸諸侯之猶從而惜王不以從順辭也曰王以蔡陳衛
人則君不躬從而以微者往以償王事又以見諸侯之不
忠矣天子討而不伐稱伐亦已卑矣戰於繻葛王卒大敗不
不書諱也存君臣之大防也敗績於鄭不忍言也
大雩也左傳曰書不時

者雩於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魯諸侯而
郊禘大雩欲悉書於策則有不勝書故雩祭則因旱以書
而特謂之大郊禘亦蟲氏曰蠱蝓之冬州公如曹州國
因事以書而義自見左傳曰洹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公爵也外相朝曰如左傳曰洹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復外相如不書此書者以明年實來故也○鄭氏曰周世
有爵尊而國小者州公虞公是也服虔曰春秋以黜陟之
法進爵爲公也或曰嘗爲三公之官也未詳孰是洹干地
於後入

巳亥

桓王十

六年春正月寔來

左傳曰州公自曹來朝書曰

奔則來行朝禮言朝則遂留不實來不復其國也杜氏曰言
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名失地滅國而後託名正名
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不幸焉非其
侯禮也今州公來朝將何處而可曰諸侯失國有不幸焉非其
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
子在衛春秋不名義可待之矣若夫有罪自底滅亡如蔡獻
舞邾益曹陽州實之徒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觀春秋
名與不名而知所以處寓公之禮矣愚按先王之盛諸侯

春秋集傳

卷之十一

桓公

六

必無罪而失國者其有罪而國除則不得寓諸侯而待
以寄公寄公亦衰世所謂禮也州公之亡亦無以考其實
姑備舊夏四月公會紀侯于郕左傳曰紀來諮謀齊難也
說焉耳秋八月壬午大閱先是北戎伐齊齊鄭太子紀來
班後鄭忽以其有功也怒而訴齊魯人饋之餽使魯爲其
車馬鄭忽曰周禮中冬大閱教眾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
爲農隙故也八月禮中冬大閱教眾庶脩戰法獨詳於三時
忽畏齊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厲農失政甚矣鄭人殺
陳佗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厲公躍
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
知佗之爲賊善陳者以善蔡書陳佗以善陳善蔡者以蔡人
人稱之者討賊之辭也以陳人不以佗爲善陳善蔡者以蔡人
賊也魯桓弑君而鄭與之盟宋督弑君而四國納其賂則
不知其爲賊矣齊商弑君及其見弑而稱位蔡般弑父
抑揚子奪可謂深切著明矣又按穀梁傳曰陳佗淫獵於
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是陳君也而殺之其不地於蔡

也如穀梁則不足爲討賊之義未詳孰是朱子曰此是夫子據魯史書之作之弑君初不見於經者亦是魯史無之耳九月丁卯子同生左傳曰以太子之禮舉之接以太牢

命之胡傳曰嫡冢始生即書於策與子之法也正國家之本也其不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

爲世冬紀侯來朝左傳曰昭公棄晉主齊至於客死鄭伯

子齊主楚終於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

矣魯桓弑君之賊而主之以求援其能國乎咸丘謫盡物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傳曰穀伯鄧侯皆方城以

南之國乃不遠千里而朝於魯非邦交之常也以爲慕義

則桓弑君之賊也汲汲何爲故賤之比於失地者不總言

此年亦闕秋冬○
丁桓王十八年春正月己卯烝冬祭曰烝程子曰冬烝非

春秋異傳卷之二 桓公
七

之黷也按此足以證周正爲夏正十一月矣穀梁傳以此爲志不時非也然商正丑而書元祀十一月矣秦正亥而史書歲首以十月何也曰子月寅月皆可以起數也故周改月也丑月亥月皆不可以起數也故商秦不改月也周故授時興事巡狩祭祀則皆自夏而史之記事則以周正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聘家父無貶者不勝貶也夏五月丁丑

烝薄也此季春也獨非禴乎曰烝備物也禴秋伐邾公林氏曰大冬十月雨雪不時也周十月夏八月也祭公來遂夫專也

逆王后于紀祭側介反○祭公於周爲三公也遂者專事王將娶於紀故命祭公來使魯主昏也使同姓之國爲之主也胡傳曰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傳之官坐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以昏姻之事也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任之重使之輕故祭公緣此義得專命不報送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爲失祭公以遂行爲罪矣卿爲之節者宜使卿往逆公監之則於禮得矣蓋命魯輕矣卿往逆公監之

重矣。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於齊。劉夏非卿而書靖公合禮。則不書。故先儒以爲使卿逆公監之禮也。杜氏曰：天子無外故因。

戊桓王十年。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季姜紀女桓王后季

謂天子之居也。胡傳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

六宮之政使庶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子所命而稱王后

示進御於君而無嫉妬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

得下以婦道也。○按王使祭公命魯主昏而祭公遂往

此蓋紀之情也。前年紀侯欲因魯以請王命而求成於

公告不能至此會有其適紀遂得昏王室紀實汲汲於成

之情事可見矣。然以女爲王后而究無救於亡是以君子

貴自強也。而王室之無能爲亦夏四月月秋七月月備時

可傷矣。此亦後世之鑑也。夫射音夜。○曹伯有疾故使其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射音夜。○曹伯有疾故使其

禮也。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

非歎所也。胡傳曰：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然諸侯朝於

春秋長專。卷之二桓公。八

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事以行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魯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老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有疾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爲孝又焉得爲孝故尸子曰

卯己

桓王十年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公卒子莊公射姑立胡

傳曰桓無王今復書王何也十者盈數也桓至是宜見諒於天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有習於穀梁子者見二年書王以爲正與夷之卒此年書王而曹伯適薨遂附益之以爲正終生之卒誤矣夏五月葬曹桓公得常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桃丘衛地杜氏曰衛侯與齊鄭故弗遇胡傳曰冬十月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弗者遷辭惡衛之失信冬十月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左傳曰我有辭也鄭忽以魯餽後鄭之故怒請師於齊齊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按來戰者

謂無名之師也。稱爵者曰侯曰伯而親帥師旅宜其爲奉王命伐有罪之舉而今乃來戰也。故爵之者譏之也。鄭主乎爲此師而首齊者上書公會衛侯於桃丘弗遇而此乃偕齊鄭來戰是衛之背魯齊間之也。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魯亦與焉。齊徒多鄭忽之功而從其請乃帥衛以與魯戰是以怨報德不義甚矣。故主乎此戰者齊也。齊衛鄭亦周

也

班

桓王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曹惡

地闕人微者也。此戰郎之諸侯也。而書人明以人齊衛鄭之君也。林氏曰戰稱君盟稱人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參盟莫惡於惡曹。故略之也。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公卒。忽立。秋七月葬鄭莊公。三月而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

湯葬

歸于鄭。鄭忽出奔衛。祭側介反。○左傳初祭封人仲足有

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

春秋集傳卷之二 桓公

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昭
公奔衛按祭仲字足仲蓋其名耳先儒以仲爲命卿未必
然也宋人執仲而使之廢君立君仲爲國卿見誘於人不
能守節以親廢立之事此其罪皆不待言而可見者人微
者也名登於策則國卿也矣矣以微者而執國卿逆也以國卿
而見執於微者則不卿矣矣終有鄭而歸不繫之鄭不稱
公子絕之言不當有鄭也歸易辭鄭無人也不忽繫之鄭忽
已繼立也不稱爵未踰年也不稱世子不與其爲世子也
觀左氏所述則鄧曼非夫人忽亦非嫡但祭仲以莊公之
寵而立之耳然於其再歸則又稱世子者莊公嘗立之又
嘗繼體行喪葬之禮則可歸嗣世者也祭仲執而突歸突
歸而鄭忽出則事之本末是非具可見矣公羊以祭仲廢
君爲行權反經然後有善此亂義之言也胡傳謂大祭仲
之任以深責之則祭仲之爲命大夫於事少據又以忽不
能君故書名則是徒以成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魯
敗論人亦恐非聖經意也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魯
大夫叔蔡大夫名叔也折地闕四國盟折蓋立突故也柔
不氏貶也林氏曰此大夫會盟之始故貶之至公子結則
矣不貶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夫鍾邾地胡傳曰臣與
矣公會宋公于夫鍾宋公盟於折君與宋公會於夫鍾

於闕於虛於龜皆存而不削何辭費也屢盟以長亂數會
以厚疑卒叛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
天下爲公講信脩睦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反○闕
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地魯

巳辛

桓王二十

十有二年春正月

無事而首書時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

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曲池公羊經作毆蛇

○左傳曰平杞莒也曲池魯地杜氏曰隱四年莒人

伐杞取牟婁故不平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平聲燕南

燕姑姓穀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卒莊公林立

公會宋公于虛

虛公羊經作鄭○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宋地蓋鄭突因魯以賂宋故

魯侯數會宋公朱賁鄭賂不已而魯欲平

丙戌公會鄭伯

宋鄭故數爲會見宋人之貪賂無厭也

盟于武父

武父音甫○丙戌衛侯晉卒宣公卒惠公朔立杜氏曰重書丙戌非義

春秋集傳

卷之二 桓公

十

例因史成文也此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傳
未同盟而赴以名
公欲平宋鄭及宋公遇於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
會於虛又會於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於武父遂帥師
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胡傳曰
責賂而無厭宋誠罪矣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
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
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故又書曰戰
於宋來戰者罪在彼戰於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於宋
是也愚按及者內爲志不言公及蒙上盟武父之文也則
主乎是戰者魯也

壬午

桓王二年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

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大崩曰敗績

異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
與齊戰據上年戰於宋則宋鄭相報復公左似也然紀方
憂齊滅亡之不暇又何敢越境以助魯鄭故胡傳駁之是
矣據趙匡所考據經文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則

穀梁似矣然書公會紀鄭則不見紀有受伐之情不書戰地又無從考據其戰於紀之責况魯鄭救紀則是亦救災恤鄰之師經不容獨以責紀之不量力而抵此蓋魯鄭之相救也其不書所戰左杜以爲公後期也曲直之所歸矣要之分黨結援爭奪相殺爲聖人之所惡其或稱人自稱師亦史之異辭衛在喪而書三月葬衛宣公也胡傳曰葬自內錄爵以吉從金革之喪而書三月葬衛宣公也既與衛人戰曷爲葬衛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卽戎又不稱子是也禮從金革之事矣凡此類據事夏大水出原秋七月備時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矣

冬十月

備時

癸未桓王二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脩武父之好

會焉左傳曰無冰恆燠也紀失時也周正子月正冰壯時曹人致餼春秋夏五不益見聖人之慎也鄭伯使其弟語矣此確見春秋夏五不益見聖人之慎也鄭伯使其弟語之爲周正也

春秋左傳卷之二十一桓公

二

來盟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脩舊之好穀梁傳曰來盟前

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

特未定也諸侯之兄弟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

之私非友也秋八月壬申御廩災諸侯爲藉百畝於東郊也

而青絃躬秉耒以耕而甸人助以終畝穫則藏之御廩以

供祭祀而新作則書御廩之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

廟爲先重本也御廩災而新不書常事也以爲常事而不

書垂教之乙亥嘗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

意深矣乙亥嘗志不敬也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

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

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按此則不時且不敬重神譴矣故

書之示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僖公卒襄宋人以

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報宋之戰也胡傳曰師而日以

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乃

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日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於天

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

甲申

桓王二十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曰非

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穀梁傳曰古者諸侯

時獻於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

禮也求金甚矣胡傳曰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

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

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爲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購求車求

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愚按王稱魯鎮撫以飽尊齊責楚

入貢以包茅則當時列國於天子亦猶不廢貢獻但或貢

或闕天子不能征故有以求見者諸侯之罪多矣書求見

侯國之臣而天王不天也至於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

車服則有賜無貢求車非所求也三月乙未天王崩桓王

王立至莊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備則五月鄭伯突出奔

公三年葬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備則五月鄭伯突出奔

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

殺雍糾厲公出奔蔡六月昭公入按鄭突篡也而稱爵鄭

人君之故也祭仲實逐君而不書祭仲逐其君者突賴仲

春秋集傳卷之二桓公

三

以寡故不能臣其臣以見脇而出奔故若其自出焉以爲
不然非臣所能逐也書名失國也忽復稱世子者己繼體
臨喪葬謂是宜世鄭也不稱爵其未行踰年卽位之禮也
言至是始復正耳歸順辭復歸失而復得也胡傳曰諸侯
失國出奔歸則不可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許叔入于許
歸而稱復則不可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許叔入于許叔
許莊公弟字叔也國君之弟以字通常也先是隱十一年
魯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叔以居
許東偏至是莊公卒許叔間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叔以居
國之罪許莊公卒許叔間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叔以居
焉則以爲是竊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左傳邾人牟人葛
入者也故書入公會齊侯于艾艾齊地左傳邾人牟人葛
人來朝公羊傳曰夷狄之也愚謂天王秋九月鄭伯突入
子欒欒來的反○欒鄭別都也鄭突君鄭有年列於盟會
以別於內之有忽也入逆辭公羊子所謂出入惡者是也
前此書突則已君已出而謂竊據大都惡鄭突也其後
也鄭伯突則已君已出而謂竊據大都惡鄭突也其後
入國則不書者昭公微子亶益微不能列於諸侯突旣入

櫟則入國不足書亦鄭不以告也胡傳曰莊公城櫟而寫
于元焉使昭公不立謀國之誤也未大必折有國之害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袤宋鄭間地左傳曰將納厲公弗克而還穀梁傳曰地而
後伐疑辭非其疑也胡氏曰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
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
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

莊王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謀伐鄭也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杜氏曰蔡常在衛

至胡傳曰王制班爵次其先後固有序矣禮制既亡霸者
乃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以至之

先後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
所以定民志乎按此亦未見其必然姑備其說秋七月公

至自伐鄭告廟冬城向向失亮反○向魯地左傳曰書時

以此爲十一月事亦已早矣杜氏推校此年閏六月十有
則月卻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正矣未知果否

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曰初衛宜公烝於夷姜生急子

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緇宣姜與朔構急子公

使諸齊使賊侍諸莘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

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

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乎又殺之二公子

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

奔齊按洩也職也實逐衛君而不言其逐者衛朔構二兄

是亦篡者其出宜矣既曰衛侯而

又出之則出之者其罪亦已著矣

丙 莊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于黃

黃齊

地左

傳曰平齊紀

且謀衛故也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越

越魯地左傳

日尋茂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穀梁經作郎左

之盟也

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

盡所備事至而戰又何謁焉按此不言公疆吏戰也然事

至而戰之言則我志戰也故曰及方會黃而

又戰于奚雖曰疆事然齊紀之平安可恃哉

六月丁丑蔡

侯封人卒

桓侯卒哀侯載舞立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蔡侯弟杜氏曰桓

侯無子將召季而立之左傳曰蔡人嘉之也胡

傳曰歸順辭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

癸巳葬蔡

桓侯

杜氏曰稱侯蓋謬誤三月而速葬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胡傳是之愚按蔡季之

賢能以禮請謚然何故不能以禮五月而葬

啖助之說亦不足據矣朱子曰此只是文誤及宋人衛人

伐邾

左傳曰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趙之盟愚按稱及則魯志也不言公微者往也何以言予

魯志宋大知小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公羊傳曰食既朔也左傳曰不書日官失

之也○是年冬鄭高渠彌弑其君忽立公子臺經無其文

者蓋鄭突方強且得諸侯之助而昭公微弱不能自通於

諸侯故不以告也

不然則經有闕也

丁亥

三年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

氏遂如齊

濼盧篤力角二反○濼水名在濟南歷城西北入濟胡傳曰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明弑君

春秋集傳

卷之二 桓公

古

之賊雖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男有室女有家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樂遂及文姜如齊按與者以之義遂者繼事之辭會而遂如齊是姜與公同往以會而姜遂與公如齊也會者人君之事而夫人隨之以行踰大閑矣又遂與之如齊拒申繻之諫從姜氏之欲欲免於彭生之禍其可得乎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及左傳公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甯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至自齊告廟也胡傳曰魯君弑而薨者則不地今薨於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於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卽位秋七月備時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則其實亦明矣秋七月月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胡傳曰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於是此

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
知之矣○是年冬齊人殺鄭高渠彌戕鄭子麇鄭人立子
儀又王室有周公之難王殺周公黑肩事
皆不見於經蓋未以告也不然則經闕也

春秋集傳卷二終

春秋集傳卷之三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颺園

婺源汪 紱雙池纂 後學宿松徐 曾皖樵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同邑戴 彭景筠

莊公上

公名同桓公嫡子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戊子莊王元年春王正月文姜與於弑莊公以父戕於外故

不忍行即位之禮於是三月夫人孫子齊姜也孫出奔也

文姜不敢安而自出也三月夫人孫子齊姜也孫出奔也

內諱言奔故謂之孫左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接

女子於父母之國則以姓繫之字如伯姬季姜是也歸於

季火集傳

卷之三 莊公上

一

夫家則以氏繫之姓如于氏姜氏是也不稱姜氏絕之於魯也姜氏淫而與於弑君義不得入魯之廟不爲桓也妻則不爲同也母絕之義也嗣君承父之重與祖爲體爲莊公者雖不能以法加其生母然究不得而母之是以不稱姜氏絕不爲親此孔子所筆削也然姜氏孫齊不爲久復歸縱欲無恥出會紛然莊公惡在其能絕姜氏也孔子於此亦因其奔齊而著斯義以示天下後世耳惟莊公不能終絕姜氏故仍得以夫人之禮行而經亦書夫人書孫則莊公之不能君不能子而夫人得出入自如亦於是可見於孫齊不稱姜氏而於其復歸則削而不書者以謂此既絕之而後之會禱享齊侯如齊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經作師者則不知誰氏也云爾

武展反○杜氏曰單伯天子卿也單采地伯禽也王將嫁女於齊既命魯爲主昏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王姬不稱字以王爲尊且別於內女也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諸侯主之不親昏尊卑不敵也愚按天王使單伯送王姬而魯書之者使魯爲主先使來告故魯承告而書之也不稱天王使者不當使也齊諸兒實爲魯承告而書之也不稱齊與魯不共戴天之讐天王之所當矜憫煢煢在疚不恤其喪天討不加於罪人而昏媾好之又使與不共戴天者

爲之主其昏焉魯逆命則使疑於不臣承命則已蹈於不
孝是教天下以亂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也其何以君天下
故不書天王使者猶是爲之諱之也先儒以單伯爲秋築
魯之命大夫恐無可據單氏爲周卿左傳宜是爲秋築
王姬之館于外築別爲之也公羊傳曰主王姬者必爲改
舍則以卑矣其道必爲之改築也穀梁傳曰築之外變之
正也仇讐之人非所以接昏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
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胡傳
曰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愚按齊魯
之讐大矣莊公之痛深矣爲莊公者既不能寢苦枕戈以
上請天王而討諸兒之罪報父之讐亦已羞矣又且爲之
主王姬而覲然人面而徒爲築館於外以爲得禮之宜是
何異掩耳而盜鈴也後此會伐狩禘又何怪焉莊公於此
無人心矣經書築王姬之館於外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非與之也夫子於此蓋傷之矣
未同盟而赴以名莊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榮氏叔字周
公卒子宣公杵臼立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大夫錫賜也
桓公未王命王追賜之命爲諸侯也穀梁傳曰禮有受命
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傳曰啖助曰不稱天王寵篡弑

以讀三綱也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所行者天道
所賞者天命所刑者天討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
反追命之王姬歸于齊杜氏曰不書齊師遷紀邾鄆邾
無天甚矣王姬歸于齊逆公不與接齊師遷紀邾鄆邾
丁反邾于斯反邾其俱反○邾鄆邾紀三邑名齊
師遷其民而取其地也稱師者著齊人之橫暴也
莊王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不日禮夏公子慶父帥
師伐於餘丘慶父莊公弟杜氏以爲國名皆未詳就是夫莊
公初卽位而公子主兵動大眾以出伐其權亦已下移矣
又不時諸仇讐而以之陵弱暴小則其罪又不言而可見
矣稱公子者此時之惡**秋七月齊王姬卒**檀弓曰齊告王
不在慶父且著其寵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爲之大功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也胡傳曰此內女
爲之服故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其戴天之念何此
所謂不能三年之喪**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而總小功之察也古本作糕石經改作禚○左傳曰書
禚音灼公羊經作部不隱不復爲隱亦不能隱也趙匡曰姜氏
姦也按書姦而不隱不復爲隱亦不能隱也趙匡曰姜氏

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日子可以制母乎曰夫死從子通乎上下况於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也風教之本也威刑以御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至爾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卒問公捷立

庚

莊王

三年春王正月

溺會齊師伐衛

溺魯大夫穀梁傳曰此公子溺也其

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讐仇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傳曰有父之讐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不日

五月葬桓王

左傳曰緩也以王喪而六年不葬其故今

不可考矣要之周不王也或曰改葬也改葬亦非禮也

秋紀季以鄆入于齊

鄆戶規反○季

紀侯之弟字季也鄆紀邑名紀自度見逼於齊不能守國故季先以鄆附庸於齊以承先祀不泯社稷也不名問之

伯不能救為先祀計不得已而自判以屈服焉故憫之而得書字也以者不以者也入難辭亦逆辭不能君臣一心

以強於政治相與共守社稷計無復之而甘自離析以屈

春秋襄專

卷之三 莊公上

三

服於強敵之國夫豈聖人之也冬公次于滑滑公穀經作郎

鄭伯謀救紀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爲舍再宿爲信過

信爲次胡傳曰次有所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兵

伐而書次以次爲善救而書次以次爲譏次於滑譏之也

魯紀有昏姻之好當恤其患於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

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爲而有畏也故譏

之愚按不書救紀者齊未聞伐紀魯亦不成其爲救紀且

不得有救紀之善也莊公卽位三年矣縱能以救紀之故

而抑齊亦止是救昏姻之國而未得爲報父之讐也况又

不能救乎

辛卯七年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

曰兩君相見享於廟中禮也儀象不出門嘉樂三年紀伯

姬卒杜氏曰隱三年裂繻所逆者內女唯夏齊侯陳侯鄭

伯遇于垂蘇氏曰自參以上非邦交之舊矣按此鄭伯者

蘇氏以爲子儀胡傳以爲鄭厲但子儀微弱未

能出會而鄭厲素得諸侯之與紀侯大去其國左傳曰紀
則此蓋厲公也遇垂蓋謀衛也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杜氏曰以國與
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杜氏曰以國與
季奉社稷故不言滅不見迫逐故不言奔大去者不反之
辭按紀侯委曲以存社稷而後去之其力弱其心苦矣故
失國而不名矜之也然不存之罪亦不可辭矣故不書其
卒微之也紀侯大去紀季猶存則不得而書齊滅紀然前
書齊師遷紀邾鄆部下書齊侯葬紀伯姬則紀侯之大去
非齊所逼協而曷爲大去乎故比事六月乙丑齊侯葬紀
以觀而齊侯滅紀之惡亦可見矣
伯姬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
矣襄弑魯君滅其昏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而
以手撫之也斥言齊侯賤之也惡其詐也如紀似禮存紀
似義葬伯姬似仁故惡似秋七月備時冬公及齊人狩于
而非者惡莠恐其難苗也
禘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
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讐擇其重者而讐焉莫重乎
與讐狩也穀梁傳曰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

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刺

釋怨也

按書及者罪公志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正義曰

疆紀之師也蓋齊師疆紀而夫人往會之此與屈完秋那

如師同或以師字成句言從行者之眾也似不必然秋那

黎來來朝左傳曰公羊經作倪黎左氏經作犁○黎來那君名

之附庸也能修朝禮故特書曰朝其後王冬公會齊人宋

命以爲小邾子蓋於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人陳人蔡人伐衛公也其曰納惠公也穀梁傳曰是齊侯宋

其公何逆王命也按前此成宋亂之諸侯皆稱爵以惡

之此何又稱人以貶之曰討亂以權書爵見有討賊之權

而釋賊不討也上下以分書人見以在下之微而抗衛天

子也爵願自王朝抗衡天子則無爵矣故奪其爵也莊公

內則忘親譬外則納罪人上則逆王命故人諸侯以人公

也曷爲不諱莊公無恥也母姜宣淫致敝苟之譏會狩於

然來猗嗟之侮莊公頑

然而於此又何諱乎

癸巳九年王六年春王正月公穀經皆王人子突救衛救公子

胡傳曰王人微者子突字也以下上之微超從大夫之例

而書字者襄救衛也朔陷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

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

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

之微嘉而書字子突不勝五國使之得入其亦不幸焉爾

矣幸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法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

良貶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穀梁傳曰不言伐衛納朔不

如此何用弗受也爲以王命絕之也朔之名惡也秋公至自

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

伐衛杜氏曰螟災冬齊人來歸衛俘左傳曰文姜請之也

以爲寶書遂伐也三腰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

辭也言齊歸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結

正諸侯之罪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按據三傳

則經文似誤作俘字耳書齊人來歸則抗王師以納朔者

罪魁也

甲午莊王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左傳曰齊

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魯志也杜氏曰文姜

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見夜明也星隕而雨與雨偕也公

羊傳曰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

不降春秋曰雨言其狀似雨左傳轉如爲雨謂星落而雨

正義曰公羊言其狀似雨左傳轉如爲雨謂星落而雨

與雨雜下所落非一星也按如公羊則雨字當去聲○夜

無明非夜明也有竊爲明者也惟日施明星月皆受明以

能明日出地則地上受明而不見星月之明夜明而恆星不見

明者地之下地上不明而見星月之明夜明而恆星不見

雲物氣被之屬上騰於遠得竊地下之明以爲明而恆星

受揜其解而雨若星之明而不能明如復焉耳恆星無貴

雷非星也然則此何祥也曰秋大水無麥苗秋午月也麥

逆氣也其徵應則非可指也秋大水無麥苗熟於巳月爲

大水所漂苗黍稷稻稌之苗方生又爲水所沒也重災故

合書之公羊傳曰無苗則曷爲先言無麥而後言無苗一

災不書待無苗然後書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穀齊地也

乙未莊王十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此師

未詳何爲據左氏則將約陳蔡以共伐邾故次郎以俟之

而陳蔡不至也據穀梁則陳蔡將侵我故次郎治兵以敷

之而陳蔡不敢至言有備也然玩經文則甲午治兵蓋郎

此次郎之師即伐邾之師也左傳宜是甲午治兵蓋郎

之兵也左傳以爲治兵於廟或郎有別廟耳甲午猶在正

月役未久也而復治兵蓋將俟齊以圍邾也書之譏羅武

也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反○左傳仲慶父請伐

齊師公弗聽按書及則圍邾者魯志也邾不降魯而降齊

齊受邾降而不讓魯故慶父欲伐齊師也伐邾之舉不齊

何故然侯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降之舉不知

降則非義可知故莊公亦曰我實不德也秋師還還音旋

役也胡傳曰不稱公者重眾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

則以君爲重今此又曰重眾何也輕舉大眾妄動久役歷

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也未有若斯之甚者至

是而師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眾之罪

春秋集傳卷之三莊公上

大

爲後世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左傳齊侯

至父戊葵丑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戊公問不至請代

不許故葵丑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戊公問不至請代

傳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緇之二人因之以作亂冬十二

月齊侯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

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

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曰

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殺孟陽於伏公而出鬪死於

門中石之粉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伏公而出鬪死於

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胡傅曰無知不稱

公孫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僖公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也使

恃寵而當國此亂本也徒人費石之紛如是能死節者也

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囑之臣也與大臣

孔父仇牧義形於色死不畏疆禦以身死其

職者異矣致亂之臣死不畏疆禦以身死其

申莊王十九年春齊人殺無知左傳公孫無知虐於雍廩

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之

所得討故稱人人者眾辭也無知不稱君已不能君齊人

亦莫之君也。愚按：無知虐雍廩而雍廩殺無知，則報怨而
非討賊矣。故不書雍廩，不專與雍廩以討賊之義也。書齊
人者，賊之當討也。討罪者，天子方伯之事。天子方伯不能
討而人討之，天下無王也。凡不君不氏不官而書人，以殺
者皆討公及齊大夫盟于郕。旣旣魯地，大夫齊之欲逆子糾
戰之辭。公及齊大夫盟于郕，旣旣魯地，大夫齊之欲逆子糾
來至，而公及之盟也。直書及齊大夫，非一人也。于郕，齊人
敵公，嫌也不以盟讐仇諱者，諸兒已誅，不必讐其後也。然
盟旣而信不足孚，至以兵納糾也。書及公志也。齊大夫非有
益而齊人二三不終戴了糾也。書及公志也。齊大夫非有
戴糾之信，公汲汲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經
於納糾以激功也。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左氏經
糾公穀皆無子字，當是偶脫一字耳。下書取子糾殺之有
子字，可見不繫書法。○旣盟，齊大夫而又不伐齊者，盟糾之
黨伐非糾之黨也。納者，強之之辭。內不受也。小白繫之齊
者，小白爲齊人之所眾戴也。襄公之立，無常管子仲鮑叔相
與謀曰：君必不終君不終則子糾宜立。盡奉子糾管仲曰：相
子糾之母，法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子糾小白之母微國
人憐之，事未可知。於是使鮑叔牙奉公子糾來奔，是則齊之
知弑襄公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則齊之欲君小
春秋集專 卷之三 莊公上 七

白者眾矣及是年夏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遂立
爲君蓋齊高國之徒啓小白而戴之也小國人憐之國卿戴
之是小白得民也建侯者順民之志故小白可繫之齊矣
爾人難辭亦逆辭大夫皆非世子糾魯人所欲立而小已
之入也難矣始則奔莒以伺亂繼則疾驅以入齊射鉤則
佯死以緩魯師終乃師於魯疆而殺子糾肆其狡獪利於
得國而無仁視之心兄弟爭奪相殺此風胡可長也則小
白之人也逆矣書小白入惡辭也蓋子糾小白皆僖公庶
子公羊傳曰糾貴當爲君此即其母以子貴子糾以母貴之
說也穀梁傳亦糾以小白爲不讓而惡之荀卿言桓公殺兄
而爭國然則糾以糾以漢薄昭與淮南王書有齊桓公殺弟
之言程子胡氏皆據之以爲桓兄糾弟朱子嘗以爲此未
可據似不得以薄昭之言釋經也事遠既無確據惟當折衷
衷於經經書伐齊納子糾則齊人無君而子糾無嫡以長也
白入於齊則經不齊納子糾則齊人無君而子糾無嫡以長也
三者衡焉夫人無子則夫矣國無冢君而以長以德以貴
姜無子以子完爲子則夫矣國無冢君而以長以德以貴
之則必序長幼兄弟之倫也國丁危亂宜擇賢君則惟
其戡國者戴之權也子糾無可君之實兄弟相殺以爭國

春秋莫適與也若小白者謂其能得人心耳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八月而後葬亂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

我師敗績乾音丁○乾時齊地及內志也小白已定葬襄公矣自夏納糾至秋八月而爲是戰是公之傲

功而志乎是戰也內敗而不諱者齊大夫既來盟納糾而

功而致敗是曲終在齊不在我敗不足諱也又以公之貪

也不言公者承上文伐齊納子糾而言則不必再言公耳

胡氏謂其能與讐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左傳鮑叔帥師戰雖敗亦榮迂矣

也請君討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實

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實

日管夷吾治於高侯使相可也桓公從之按殺糾者魯也

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以甚齊也兄弟爭國見利不顧

其親亦已惡矣既已君齊矣猶必殺子糾而後快殺糾於

魯而殺之者齊也故書取書殺之者小白之罪也魯人始

則以師納糾及師徒撓敗又愴於齊而殺之取者易辭見

魯之不國也召忽死之不書者忽既聞糾之不足輔而與

於難不擇君也夷吾以身奉糾以庶幾糾之得立又使鮑叔奉桓以留不死之地知鮑叔之苟能立桓必我薦也然則其死不死冬浚洙洙音殊○洙水名在魯城北下流入皆無足論矣冬浚洙洙深也深之以備齊難胡傳曰周國以保民爲本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世戒也

酉

莊王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長勺魯地左

公將戰曹劌請見公與之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夫齊人既殺子糾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夫齊人既殺子糾矣乃忿猶未息帥師伐魯齊師曲也然不先以文告之辭而詐謀取勝又豈謀國之善哉君子之責己也厚故長勺之功不足多而譏其幸勝也皆陣曰戰詐戰曰敗二

月公侵宋

無名而行師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宋人遷宿者宿非

之以取其地也暴矣不曰宿遷於某宿夏六月齊師宋師見逼而爲宋所遷遂不能國微之也

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丘魯地左傳齊師宋師次於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

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雪門竊出蒙舉比而先犯
之公從之大敗宋師於乘丘齊師乃還按齊宋稱師而不
稱伐議無名而動眾也然方次於郎而魯遽詐以敗之秋
譏詐戰也且宋師之至公實有以致之矣勝倖勝也秋
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左傳楚之本號莘蔡地
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嬀也止而見之弗
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子曰伐我我求救於蔡而伐之楚
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胡傳曰蔡
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國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胡傳曰
爲其服爲臣虜之也國君死社稷正也逃之雖罪猶
有恥焉虜甚矣公羊傳曰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蠻夷
之獲中國也朱子曰荆初書國後進書人書爵耳按此荆人
間不取驛交中國故從卑稱後漸大故稱爵耳左傳齊
猾夏之始也曰敗蔡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齊
師曰以歸著其橫也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左傳齊
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
滅譚胡傳曰滅而書奔譚不死位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
也國滅身奔何以書爵已無取滅之道爲橫逆所加而力
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譚失

事大之禮責其失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所以存其爵不
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按書師著橫也凡滅人國者不
待貶而惡

戊戌自見也
戊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備時夏五月戊寅公敗宋

師于鄆
鄆魯地左傳宋爲乘丘之役侵我公御之宋師未
戰大崩曰敗績得篇曰克覆而敗之秋宋大水外胡傳曰凡

日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於某
書諸侯於四國同災有救急恤病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

不弔故四國同災而許不弔君子是以知許之先亡也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昏也左傳齊侯來逆共姬按不書送

來逆不書杜氏以爲不見公也胡傳曰書王姬下嫁與列
國之女同辭而不異者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

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
侯卿大夫士庶人之文何以異哉

己亥見經王十五年崩子伋侯亦不葬葬皆不
十有一年春王三

亥見經王十五年崩子伋侯亦不葬葬皆不
十有一年春王三

亥見經王十五年崩子伋侯亦不葬葬皆不
十有一年春王三

月紀叔姬歸于鄆

胡傳曰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

後歸爾歸者順辭以宗廟在鄆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

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

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

歸于鄆其卒其葬史策悉書夫子脩經存而不削爲後世

勸夏四月月備時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

牧宮長萬公桓公御說立左傳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

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

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宮之西

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

帥師圍亳胡傳曰君弑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

所取也孔父仇牧苟息是也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夫審事

物之輕重者權也權輕重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太宰督

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崔杼弑君晏嬰不死君子惡

之難亦削而不書者齊莊公不爲社稷死而晏子非其私暱

之臣也若仇牧苟息立乎人之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弑

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冬十月宋萬

出奔陳

左傳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殺南

奔陳

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弗與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

之惡一也

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益得一夫而失一國

與惡而棄好非謀也

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

人使婦人飲之酒而

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

皆醢之胡傳曰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

非閔公

乎天下之惡一也

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賂而

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也非政刑也特書宋萬出奔

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愚按書宋萬出奔

陳罪陳人納賊也不書陳人殺萬以受賂乃殺非能討賊

也閔公不葬者或曰葬閔在未誅萬之前故史不書葬而

醢萬在葬閔公之後

左傳則終竟言之耳

左傳則終竟言之耳

子元王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北杏齊地此齊桓創霸之始事左傳曰以平宋亂也按齊

桓稱霸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桓稱霸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桓稱霸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桓稱霸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桓稱霸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桓稱霸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桓稱霸而諸侯皆稱人者方是時宋桓已立宋賊已討無

事於諸侯之平宋難亦已平矣而莊王之崩不赴不葬新
天子卽位二三友邦冢君未聞執墳奠以覲天王小白果
有尊王之志則於莊王之崩也曷不首倡諸侯以奔喪於
京師於僖王之立也曷不首率諸侯以朝覲於天子乃不
恤王事而區區宋難是平不過假此以會諸侯而使人之
尊己云爾當時諸國惟齊爲大諸侯會而以齊爲首所必
然也首齊而齊得其志矣不書平宋不與其以平宋爲
功也首書齊侯非與以霸之辭也以見與會者之必皆非
微者也非微者而爲是會宜其相率以奔走王事而齊侯
不然以著其無王之罪齊爲首也宋陳蔡皆稱人不奉王
命而私戴齊侯皆無王者人也諸侯所以人齊侯也凡討
賊而書人者眾辭會盟征伐而書人皆貶辭會盟征伐天
子諸侯之事非夏六月齊人滅遂左傳北杏之會遂人不
微者所事也夏六月齊人滅遂至齊人滅遂而戍之遂
之爲國微矣以不會而滅之其惡不待言而可見矣不稱
諸侯見北杏之諸侯亦齊人耳非與霸也胡傳曰見滅而
書滅者亡國之善辭上秋七月備時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下之同力也不幸焉爾秋七月月備時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音歌○柯齊邑始及齊平也公羊傳曰何以不日易也
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至信之也莊公將會乎桓

丑辛

僖王

年

十

有

四

年

春

齊

人

陳

人

曹

人

伐

宋

也

朱

背

北

杏

之

會

曹子曰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
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請盟桓公與之
盟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曰可警而桓公不怨桓公之
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愚按柯之盟以是爲信而與之
乎盟無貶辭則與之也於北杏人之於柯與之何也曰北
杏之貶誅首事也首事貶之則桓之事皆有貶矣於柯又
何贅焉桓將假王事以令諸侯則魯於是而釋私怨宜矣
曹沫之劫盟非所問也小信也○問魯桓公爲齊襄公所
殺其子莊公與齊桓會而不復讐先儒謂春秋不譏是魯
朱子曰他當初只是據事寫來如何見他譏與不譏當魯
桓被殺之初便合與他理事會使上有明天子下有賢方伯
便合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與復讐之師只緣周王衰弱莊
公又無理會便自與之主昏以王姬下嫁及到齊桓時又
自隔一重了况到此事體又別桓公率諸侯以尊周室爲
名莊公安得不去若是桓公不叛齊侯乃是以尊周曰使
莊公自能舉兵殺襄公還可更赴桓公之會否曰他
若是能殺襄公他卻自會做霸主不用去隨桓公了

亂而宋人遽背之宋則有罪而齊桓德信之不孚亦可見
矣於以見北杏之非與齊桓也五霸桓公爲首桓之征伐
四出春秋鮮有與辭以爲功之首而罪之魁也胡傳謂稱
人者將卑師少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愚按齊桓此
舉請師於王王使單伯下會之夫會天子之鄉以伐人則
必非將卑師少可知北杏之會非有王命也今假王師以
伐其背己之罪此鄭莊之故智耳何足與乎其稱人貶也
管仲治齊爲軌里連鄉之法變先王之舊制以急於功利
遂使兵不爲農農不知兵爲萬世之亂階故壞法亂制夏
自齊管仲始又烏在其爲以制用兵而薄賦於民也與夏
單伯會伐宋師於周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不再書
三國者以單伯主之秋七月荆入蔡平益橫冬單伯會齊
之辭也尊王臣也

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齊桓脩霸業欲歸功天子故赴以

單伯會諸侯爲文愚按此會尊王臣故諸侯皆書爵無貶
辭也此後齊桓之會則皆無貶可矣○鄭自突忽爭國而
國分至是十六年不敢出會諸侯是年鄭突自樣侵鄭傅
瑕弑子儀而納厲公不書者鄭不告也此會之鄭伯卽厲

公也

壬寅

三年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左傳曰春復會焉齊始霸也按舊冬王夏夫人姜氏如齊非禮臣與會則此有王命爲諸侯長矣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左傳諸侯爲宋故伐郕胡傳曰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

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伯按鄭宋方爲會十七年同盟於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按鄭宋方爲會

而間此鄭遂侵宋則是人心未萃未成乎伯可知然徇宋志以伐郕無與於尊王揆外也以歡虞爲功而不免於陵

弱暴小故稱鄭人侵宋會背鄭之冬十月備時

癸卯僖王十有六年春至正月備時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報侵也秋荆伐鄭林氏曰荆患自蔡及鄭矣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幽宋地左傳曰鄭成也程子曰齊桓

始霸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
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初主盟也自是無特相盟者矣
志同欲也林氏曰齊桓公所欲也不得已然爾魯首叛盟謂
愚按子齊以霸非春秋所欲也邾人屢從齊桓故齊桓請王
下鄭詹邾子克卒命進之使爲諸侯也儀父卒邾子瑱立
逃來也

春秋集傳卷之三終